

老树下的眷恋

粤梅摄



[若有所思]

老树

二菊心

老树是一棵皂荚树，我小时候，春天里，父亲还上去撸鲜嫩的皂荚叶。

在撸皂荚叶之前，父母必定早早知会左邻右舍，撸时谁没到场，还要打发我们姐妹去家里叫。

树干太粗，抱不住，父亲需要先将绳子抛上树杈，系好了，借助绳子的力量攀上树。撸下的皂荚叶经过开水焯、冷水泡，成为全村人的美味。

那时父亲很年轻，老树也正当壮年。正当壮年的老树枝繁叶茂，开很多花，引来数不清的土蜂嗡嗡。

老树树干中空，形成一个大树洞，树洞里也住着土蜂。我从不把头伸进树洞看个究竟，怕里面住着吃人的妖怪。

老树的主根比它的主干还要高，裸露着，从崖头向下深扎入土，俨然是新的树干，其上又生出新的枝叶，成为一棵独立的新树。

老树下，有一所明清大宅院。夏天，孩子们在老树下捉迷藏，过家家，树枝树叶都是玩具，大树洞更是很好的藏身之地。

老树的一些根突出地表，形成几个怀抱，摇着蒲扇的二伯、爱打盹的大娘，都在老树的怀抱里坐过，被我们一帮孩子围着讲故事。而我，有一次玩着玩着竟在老树的怀抱里睡着了。

距离老树十多米，也曾有一棵皂荚树，树冠高大，可惜在某天夜里突然起火，一阵火树银花之后，树就香销玉殒化为灰烬了。

我问过父亲，老树有多老，父亲说二百多岁了。二百多岁的老树似乎有了仙气，人人敬重它，爱护它。奇怪的是，老树从没结过皂荚。

后来，父亲不再爬上老树撸皂荚叶了，他说自己没有年轻时身子灵便了，不信鬼神的父亲，竟对老树既敬又畏。

一天夜里，无风也无雨，老树的一条枝干突然折断，粗大的断枝压在大哥居住的厦房上。第二天早上，整个村庄的人都在议论这件怪事。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老树下的大门突然被急促地拍响，父母从睡梦中惊醒，然后跟着来人赶到医院。医生要给在工作中失去右手拇指的我再造一个指头，从我的小腹上取了皮肉、胯骨上剔下骨头。

在我住院期间，父亲和村里人一起把压在大哥厦房上的树干“请”了下来。出院后，我细看折了枝的老树，赫然少了它撑天巨手的“拇指”。

老树看着大宅院里的人们陆续搬了新家，看着没有人气的老宅荒芜衰败，它甚至看到，在某天夜里，一伙贼趁着老村无人，偷偷卸走了老宅的清代木雕门窗……

风月流转，风雨雷电在老树身上刻下沧桑。老树没有以前高大威武了，树干树根却更为粗壮，树根上，树子树孙茁壮成长。由于雨水的冲刷，老树的根部裸露得更多了，幸好有那比树干还高的树根支撑着，不然，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轰然倒下。

老树向西二里多路，就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乡村”卫坡村，那里也有一棵老树，它被人们保护起来，每天挂着输液袋，喝着营养品。

人去村老，老树固执而孤独地坚守着，它将根深深地向下扎，蹲坐成一头雄狮的模样。

不知道老树还能坚守多久。

[夕花朝拾]

纱厂西路
一少年

□胡跃东

1981年春天的纱厂西路，早晨冷冷清清，少年背着褪了色的黄色军用挎包去上学，边走边打量着这条陌生的城市道路。槐树上绿叶一簇簇，友善地向少年问好。少年觉得，还是家乡的楝树好，初夏时节，楝树就会结满圆圆的楝子，可以用弹弓在一个欺负过自己的坏孩子身后发射，然后一溜烟儿地跑掉。

少年曾听大人们说过纱厂子弟小学很大，可是厕所太小了。少年在家乡就读的江阴桐岐中心小学，厕所在学校的一个小门外，连着麦地，墙根一溜儿都是便槽。少年和同学们憋着一股劲儿，一注射向便槽，尿液溅到身上、鞋上甚至脸上，少年和大家一起拍拍衣服，用手把脸一抹，嘻嘻哈哈回教室。

坐在纱厂子弟小学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少年一想到中午也许还是千篇一律的面条，心就一点点绝望起来。这个城市一点儿都不可爱，天天炒萝卜、白菜，没有老家的米饭、红烧鱼好吃。少年在故乡的时候，清早四五点就起床跟着公公（爷爷）去集市卖菜，六点多已经坐在茶馆里听说书或者评弹，可以吃到一小碗馄饨，有时还会有一小段油条包糯米团。少年想如果中午的捞面条不好吃，兜里还有一角多钞票，路上买个小小的烤红薯也好。

在洛阳西工区纱厂西路65号院，少年还没有要好的玩伴，他喜欢一个人在爸爸用墙围起来的花园里玩，墙根砌着金鱼池，水泡眼、狮子头在长满青黛水草的水中游动。他曾经捞起来几条金鱼，准备用油炸了吃，被妈妈一个耳光扇过来，他才知道金鱼不能吃。

那时的纱厂西路上有两座冷库，是少年的乐园。少年发现，隔一段时间，冷库会清理出来很多麦秆，少年常常能从麦秆里扒拉出来一些鸡蛋，收成好的话可以拾到十几个。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对少年说这捡来的劳动成果应该奖励，于是做成糖水荷包蛋、煮成茶叶蛋给少年吃。那时的少年骨瘦如柴，这点营养仿佛让少年体内充满能量。

几十年后少年来到纱厂西路上，曾经的一幕幕依然生动地闪现在脑海里。其中一座冷库已经拆掉，对面的一座冷库，少年曾趁锁门人不注意溜进去过。如果不是伙伴们在外面用拳头砸门、用脚踢门，或许不会引起冷库工人的注意。少年被放了出来，头发上、眉毛上结了一层霜，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牙齿撞得咯咯响。在灿烂的阳光，少年哇哇大哭。也许是因为获救，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害怕妈妈的巴掌，也许是怕爸爸或慈祥或严厉的目光。

那个少年就是我。三十多年后，走在纱厂西路上，初冬的太阳送来软绵绵的温暖，想起少年时的种种荒唐，我轻轻地笑了笑。每个人都经历过少年时代，制造各种麻烦让父母惊恐和慌乱。一代一代少年重复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这就是人生吧。

[洛城随想]

□李红都

特别的
母校

去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那日，风夹杂着雨丝，伴我走进这个青砖铺道、红木雕窗的庭院，有着浓浓的怀旧意韵。

许是天气不好，院内游人稀少，只有几个人安静地看着博物馆内展出的那些与隋唐大运河有关的资料、图片和模型，更衬得这偌大的庭院幽深、清寂。

穿门庭、上戏楼，观山门、登月台……那些特色鲜明的建筑，让人有种穿越到清朝的错觉。

在清代，这里本是山西和陕西商人的驻洛办事处，名叫洛阳山陕会馆。

新中国成立后，老城的诸多会馆和文庙被改建成学校，山陕会馆摇身一变，成了一所公立中学——洛阳市第七中学。

我有个同事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这里度过他的中学时期。在他的记忆中，校长办公室和学生会设在同一个大殿里。

大殿前面的平台很宽阔，学生会组织文艺演出时，平台就是现成的舞台。

大殿对面的戏楼，当时是老师们的单身宿舍，戏楼的梯子和地板全是木制的，人一踏上木楼，地板就咚咚作响，一路走过去，感觉自己像踩着鼓点出场的小生……在此处读书时间久了，他才听说，他们学校居然是清朝的山陕会馆。

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山陕会馆，与中学历史课本中提到的隋唐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他和同学们曾并肩欢唱《阿西们的街》的那个戏楼附近，曾有隋唐大运河路线中通济渠的码头。

遥想当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修建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等四个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流段，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向东北、东南形成扇形展布的大运河，便利的物资运输，极大地促进了洛阳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东都洛阳一度成为世界上较大的商业都市之一。

在唐朝，这条大运河继续发挥着物资和兵粮运输的重要作用，不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贾来此交易，就连西域胡人和外国商人也纷纷乘船坐舟来洛阳寻找商机。

只可惜，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修建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从此，隋唐大运河渐渐湮没在历史风尘中……

同事说，去年，他办事经过老校址，在门口看到牌子已更换为“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想进去看看，却又不敢进，因为害怕里面变化太大，让藏在戏楼上和大殿里青葱岁月的记忆都变了模样。